

世界華文文學大觀

琴台 彥火
誠然，我一九八零年進入香港三聯書店之前，香港三聯書店的編制仍然以發行業務為主，所以還未設立編輯出版部。

然而，三聯書店的編輯部一旦成立，發展得很快，已初具規模，不用多久，已有五個編輯室。包括設立辭書編輯室、英文編輯室、文學編輯室、綜合編輯室、藝術編輯室。除出版辭典書（以雙語為主，主要是與內地出版社合作），也出版英文書（以文學翻譯書為主，主要為英語書，如澳洲漢學家白杰明譯、楊絳撰的《幹校六記》英文版等）。發展到後來，三聯書店逐漸形成以文學書為主的綜合性出版社。

第一套大型文學書，是與廣東花城出版社合作出版的《郁達夫文集》、《沈從文文集》，各出十二卷，另《研究資料彙編》各一卷。那是一九八一年的事。

在那個年代，允稱海內外第一套最具規模的郁達夫和沈從文的文庫。

三十年後，我有機會到沈從文鳳凰城的故居，故居陳列室的玻璃櫥擺放着香港三聯書店版燙金的《沈從文文集》，令我感動不已！

我在香港三聯書店十六年間，參與策劃編輯共有十五套文庫。

當年，我原有一個大膽設想，擬出版一套《世界華文文學大觀》，先是化整為零，最後配龍成套。

當時這個設想獲總經理蕭先生的支持。

我想，先從古到今做起，然後再從內到外出起。所以我們先後與內地出版社合作出版了《歷代詩人選》、《歷代散文選》、《現代中國作家叢書》、《香港文叢》、《台灣文叢》、《海外文叢》。

需要加以說明的是，由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台灣仍然處於「臨時勘亂條例」管制之下，香港三聯書店是中資背景的出版社，為了使台灣作家避免招致麻煩，在出版《台灣文叢》時，我向蕭先生建議《台灣文叢》需另起爐灶，成立一個新出版社——文藝風出版社。

《台灣文叢》收入了柏楊、張香華、陳映真、黃春明、楊逵、楊青矗、王拓等人的選集。

最近閱到日本作家橫地剛的一篇文章，還特別提到這套書。

橫地剛寫道：「那是一九八八年十一月，從廣州回日本的途中，在香港啟德機場的小商店我被《趙南棟——陳映真選集》和並排放着的、由文藝風出版社發行的中文版《楊逵選集》所吸引，所以一併買了下來。」（橫地剛：《慚愧！慚愧！》，收入《映真，我們懷念你》，光明日報出版社，二零一七年）

我們原來的計劃是想把《現代中國作家》擴展到《當代中國作家》，各套書出齊後，再整合為《世界華文文學大觀》。

（《與蕭蕭先生談出版》之五）

我的恐懼症

天言 知疼 楊天命

每個人都屬於自己的恐懼，有人畏高，有人怕蟲子，有人怕黑……天命則是恐懼回顧自己的作品。

一直以來，無論是被邀請參加節目，或是為了運程書拍攝的作品，如果在運程後你要求天命從頭到尾認真觀看一次，我一定渾身冒起雞皮疙瘩，毛骨悚然，情形就有如你逼迫一個畏高的人去跳傘一樣！

有時到朋友家聚會，若電視剛好在播天命的節目，我都會苦苦央求朋友轉台，等節目重播之時，他們再去做天命的「影迷」。沒辦法，我實在無法心平氣和觀看自己在屏幕另一端的表現。即使朋友、學生、母親鼓勵我，誇獎我的表現，我永遠只會認為自己做得不夠好。有時只要偷偷瞄一眼，就馬上感覺這也不對、那也不好！所以，愈是逼迫天命看，我的恐懼就愈是加深！

其實天命當然明白，如果想取得進步，「吾日三省吾身」才是正道，應該不斷回顧節目，仔細研究有何不足，方可明白下次如何改進。只是這恐懼並非一日之寒，而是經過日積月累，早已到達我難以擊碎的地步。

如果堅持不看回顧，如何改進自己的表現呢？其實，天命每年運程書都會附送DVD，例如今年的作品則是專程到鄭州拍攝，將會附錄在即將出版的2018運程書中。書中作品的質量，總要對得起每一位讀者，我只好拜託助手仔細回看。其實天命的內心很矛盾，擔心助手走漏眼，奈何自己又不敢回顧。人生啊，真是處處有兩難抉擇！

我曾反思過自己的恐懼源頭是什麼，在這裡先賣個關子，下期專欄再與大家分享。

話說回來，正所謂「禍不單行」，除了電視專訪之外，最近竟還有朋友邀請我客串電視角色，飾演黑社會大佬，節目預計在明年播出。唉，今次真係冇眼睇！

集體的回憶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為迎接50周年台慶的到來，TVB自然絞盡腦汁，將過去的經典節目，電視劇的風光歷史，再一一呈現觀眾眼前。事實上這些歷史的確有着它們光輝的一頁，值得觀眾懷緬。

「食過晚飯，到依家輕鬆下……歡樂今宵再會，各位歡眾晚安！」筆者小時候就有着《歡樂今宵》的陪伴成長，關掉電視機後媽咪就會說：「夠鐘上床瞓覺啦！」

早前，TVB特別邀請多位《歡樂今宵》元老盧海鵬、林建明、戚美珍、賈思樂等等，再度上演《我愛EYT》，筆者當晚特地安坐家中收看，就是要這份集體的回憶。看到一張張熟識的面孔，好有親切感，他們那時的演出一幕又一幕地出現在筆者的腦海中，有着時光倒流的感覺。而節目中播出一位藝人波叔（梁醒波）的片段時，亦令筆者憶起當年有親身經歷有關波叔的事，波叔在粵劇界被譽為「丑生王」，對粵劇的貢獻更是成就非凡，那一年波叔生病入院，記者到達病房時，波叔的兩位兒子已在病榻前照顧着父親，記者關心地問波叔：「波叔，你好番啲嘢呀！精神唔錯呀，會好快出院了！」波叔突然眼有淚光，感觸地對記者說出一句話：「我，英雄遲暮了！」此語一出，令在場記者心裡陣陣傷感，波叔的一位兒子已在窗簾後流下男兒淚，一位女記者就站在病房外哭泣……這一幕，筆者至今仍忘不了！

一個長壽電視節目的存在，台前幕後都有着他們的一份努力和功勞，修哥（胡楓）也道出他們當年演出《歡樂今宵》時，鮮為年輕一代所知的事：「《歡樂今宵》梗係以博取觀眾歡笑為主啦！我們每位藝員都可以做到，但我們最怕係現場賣廣告，如果現場廣告我們講嘅節奏慢一秒，或者有什麼甩漏，電視台就收唔到廣告費喇嘍！嗰種精神壓力真係好大。」

坐在筆者旁邊的年輕一代卻表示：「我唔覺得呢個節目有多吸引？！」並不怪年輕的一代，現今科技發達，年輕人的娛樂節目、資訊多的是，那年代我們的娛樂節目就只有電視機、電影、收音機，自然不能相提並論。



盧海鵬、林建明、戚美珍、賈思樂等等，早前再度上演《我愛EYT》。

傳奇影視女王方逸華

人稱「方姐」的方逸華一生傳奇。

方逸華於本月22日因病離世，享年83歲。香港四大電影團體在報上刊登全版廣告表示沉痛哀悼，表揚她是香港影視界的領軍人物，與邵逸夫（六叔）共同奮鬥，打造了享譽「東方荷里活」的邵氏影城及TVB，對香港影視娛樂事業發展，作出了傑出的貢獻，影響深遠。

方逸華上海出生，家境清貧，自幼輟學，因唱歌有天分，17歲便當歌手，登台獻唱，因而結識邵逸夫，為六叔放棄唱歌，協力打理邵氏電影及TVB業務，1997年結婚成為邵太後，成為電視台掌舵人，叱咤藝壇，是香港影視業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。

方逸華與邵逸夫非常恩愛，經常結伴喝下午茶。方逸華因邵逸夫而改變命運，是以她對邵逸夫的一切都感到非常緊張，尤其是「邵逸夫獎頒獎禮」。

設立「邵逸夫獎」，是邵逸夫的一大心願，該獎是為表彰「對人類生活產生深遠影響」的科學家而設的獎項，被譽為「東方諾貝爾獎」，是國際科學界的年度盛事，頒獎禮不容有失，方姐要求盡善盡美，大小事項跟到足。

邵逸夫獎已有14年歷史，頒獎禮的餐枱和餐椅設計獨特，餐枱呈橢圓形，比長方枱及大圓枱更方便同枱嘉賓傾偈；餐椅則可以自轉，令坐在任何角落的嘉賓都容易看到頒獎台，全出自方姐的概念。餐枱和餐椅專供此頒獎禮使用，用完後即時入倉妥作保存，一年只用一次。

頒獎禮的菜單，亦由方姐精心設計，連餐枱上插的花、小擺設、送給賓客的回禮都是出自方姐構思，工作人員依她指示擺放在餐枱上後，方姐會逐張檢視。

一次，在活動上巧遇她，她開心說：「多謝你看到我的心思！」今年9月她身患重病，仍出席「邵逸夫獎頒獎禮」，只逗留約10分鐘便匆匆離開，在生命快至盡頭，還堅持現身頒獎禮，對邵逸夫的愛至死不渝。



方逸華於本月22日因病離世，享年83歲。

孩子跌倒

孩子踏單車時跌倒，撞傷了嘴唇，在大街上流血，嚇得途人叫救護車，孩子一聽要入院哭得更烈。

當時只有媽媽陪伴，幸身邊有順勢療法療劑山金花車，通常我們和孩子出街玩也會常備，以防不時之需。孩子以前吃過，所以在驚慌的情況下，叫他即服，他也冷靜了一會兒，張開口服了。他知道那是對他好的。然後用手捏着嘴唇，很快止了血。之後媽媽抱着孩子回家，再想想不入醫院。

回家後已沒有再流血，但傷口很深，我們正盤算是否去急症。孩子說口渴，我們給他飲管，因為怕觸碰傷口，他喝起來沒什麼，問他是否很痛，他又說好了很多。這時候我們只是用了釋釋的乳香和永久花精油給他塗在傷口附近，有點香味亦給他定定驚。

我們的順勢療法老師很好，很快覆了我們電話。他解釋說那個位置很難縫針，且若然已止了血，在急症室也要等很久，再囑咐了山金花車療劑的劑量，及相隔多少時間服。之後發了相片給他，那時傷口已沒有回家時那麼深。山金花車療劑是順勢療法的創傷第一用藥，對任何出血受傷也有修復作用，亦能防止傷口發炎，且能舒緩心理創傷。山金花車本身作為油或提萃液也有相同療效，太大的外國同事常常用來按摩或搽於扭傷皮膚。

孩子不想吃東西，我們便給了點米奶，讓他看了一會兒動畫，分散他注意力，便着他去睡午覺。睡醒起來，嘴唇開始腫起來，是瘀血開始散，但傷口已沒有剛才那麼深。由於是星期天，醫師都放假，我們見孩子有心情玩耍，睡覺時也沒有噩夢，便讓他在家休息。

第二天一早去看中醫，孩子小時候學行時曾跌倒，中醫那時候摸骨後說孩子筋骨有少少移位，曾囑咐任何跌倒必要帶回醫館檢查。今次帶上去，媽媽很擔心地問口唇問題，中醫則說這些皮外傷是不用擔心的，把脈後反說腦幹「食力」，影響了心經和肺經，之後做了正骨治療。另外給了藥粉敷在口唇的傷口，說吞了也不怕。

孩子回家後，不用五天便去腫，傷口也癒合得很理想。老師還驚訝我們全不用消毒藥水，但另一方面也說竟癒得這樣快。

把孩子的事和一些家長分享，一個說孩子則在跌倒後，耳內出血，後來到醫院照了很多不同的檢驗，也不知道原因，最後只有不了了之。另一家長說起孩子有一陣子常常發噩夢，細問之下，才發現在校車上曾因煞車而撞向前座。媽媽之後帶了孩子看顧底療法，療師說撞到了頸，影響頸骨，故引起連串噩夢。

創傷可大可小，一定要找適合的醫者處理。

百家廊

韓小榮

我們小區的花壇裡有兩棵樹。確切地說，是曾經有這兩棵樹。大概只有我知道，這兩棵樹不是小區裡的「土著」，可我也不知道它們的原產地是哪裡。我之所以知道它們是「外來戶」，是因為前年春天它們被移植過來的時候，我恰好正在花壇周邊漫步。

當時，那兩個栽樹的園丁不甚出力，隨便挖了兩個坑，就想匆匆了事。我看看兩棵樹比較粗壯，感覺坑若是太淺，恐怕它們活不了多久。於是我對園丁們說：「俗話說，樹大根深，你坑挖得太淺，萬一颶大風，它們就會拔地而起，你們就白栽了。」兩個園丁脾氣都不錯，衝我呵呵一笑，然後操起鐵鍬，着實地把那兩個坑深挖了不少。園丁們栽好了樹，揚揚而去。他們走後，我才想起一件事，忘了問一下，那是兩棵什麼樹？

是樹官，就認識老家的楊樹、柳樹、槐樹、合歡樹等常見樹種。面前這兩棵枝幹糾曲、綠葉稀疏的樹姓甚名誰？我不得而知。這件事過了許久，我也漸漸淡忘了。我們的小區比較大，光是花壇就有十來個。我平時外出遛彎也是信步而行，隨便踴躍。去年初秋，我轉來轉去又走到了這個花壇附近。驀然想起那兩棵樹，抬眼一看，就在眼前了。許久不見，真該刮目相看了。那兩棵樹原來是果樹，已經掛滿了玲瓏而又飽滿的果實。它們的果實絕大多數像小燈籠一樣隱藏在密葉裡，也有膽子壯的，揚着腦袋，彰顯自己的存在，倒把葉子壓在底下。仔細看了看，哦，那果實原來是山楂。至此，我方知，此二樹乃山楂樹也。

內行人也許根據樹葉就能辨別出這是山楂樹。而我後知後覺，是根據果實判定它們是山楂樹的。可能是因為剛剛掛果不久，山楂是青青的顏色，還沒成熟。我想，它要是熟了，估計也不會保留到被我發現，定然早就被人們摘去嘗鮮了。想想當初我曾建議「深挖坑」，如今它們的「廣積果」，我也算有一份功勞吧。山楂樹若有靈性，必然以最好吃的果子饗我。

綠色出行，草木蔥蘢

轉眼到了秋末。一天，我再次來到那個花壇。心想，山楂樹該成熟了吧！令我奇怪的是，花壇早已不復往日的形狀。正方形的花壇好像被腰斬過，剩下的一半，如今是長方形。哪裡還有山楂樹的蹤影？

山楂樹呢，兩棵山楂樹去了哪裡？眼前，兩個停車位赫然在目。我知道了，兩棵山楂樹已然被車輪驅逐出境，這裡被巧取豪奪，鴿巢鳩佔了。我曾經向別人打聽那兩棵山楂樹的下落。沒有人注意，自然都不知道。我不再追問，心裡祈盼它們有了更好的去處，或許它們更適宜在山坡上安營紮寨，因為它們是山楂樹呀！

山楂樹，對我來說，沒什麼重要。時日一久，我又把它們忘了。有一次，我去小區的物業辦公室交電費。辦公室有個大雜院，橫七豎八堆放着如小山一般的雜物。我隨意瞥了一眼，竟意外發現了兩棵山楂樹的殘軀。不錯，是它們，我熟悉它們的整體樣貌，儘管它們早已枯萎乾癟，生機全無。我的心疼了一下，為那兩棵樹覺得委屈。人們啊，僅僅為了有個停車的地方，就顧不上樹木的死亡！我沒有辦法救活它們，我不是救世主。我只能默默地看着它們，心祭一下，算是哀悼它們的非自然亡故。山楂樹被砍伐的時候，我不在現場。即便我在現場，難道我有讓山楂樹活命的力量嗎？我沒有。

我曾目睹了我父母所在的小區另一棵合歡樹被砍伐的經過。這棵合歡樹本是棵好樹，可惜它長錯了地方，或者說它不該和富貴之家做了鄰居。為什麼這麼說呢？因為我們老家，幾乎家家戶戶的院子裡有合歡樹，從沒人因為合歡樹上經常落下穢物而將它砍伐。

這棵合歡樹生在一棟醫院的門口，已有十多年的樹齡。門口是獨院主人放豪華車的位置。主人嫌棄合歡樹上落下的穢物腐蝕車體，一定要將它砍伐才肯罷休。主人喊來綠化人員幫忙伐樹，大家都在圍觀，我也湊去了。男主人是個慈眉善目的人，囑咐綠化人員要將這棵樹移植到合適的地方去，他其

燈火闌珊處

生閱歷中獲得的經驗。結果令我大為意外。

一個朋友的關注點是「你這麼辛苦，這篇稿能掙不少錢吧」。另外一個朋友的關注點，是不能從這個受訪對象身上獲得相關聯的商業資源。還有一個朋友建議我，這麼晚還要熬夜寫稿，不如轉個賺錢更多的行業。只有丁跟我在這個問題上與我共鳴。

我們當時討論的，是如何在故鄉和夢想之間，找到一條最心安理得的路徑。交通的空前便捷，讓我們這一代人，有了更多實現個人夢想的可能。去遠方的城市求學，去更遼闊的空間實現職業理想。交新的朋友，領略不同的文化，品嚐各地的味道，走進不同的領域。進而成家立業，為下一代人開闢新的故鄉。

在拓寬人生寬度的同時，漂泊在外常常會不由自主地陷入鄉愁。從情緒上，具象的表現為對留守家鄉父母的虧欠。不能承歡膝下，不能親奉湯藥，血脈親情最平常不過的天倫之樂，成為一種奢望。從傳統文化倫理上，脫離故土割裂傳承。從幾代人編織累積的熟人社會與人際環境裡漸行漸遠，大量極富感染力的人倫文化資訊就此湮沒。

何謂故鄉，不過是祖輩人生旅途上的最後落腳點。就是這個字面上簡陋不已的落腳點，卻能讓你在此追逐夢想的路上牽腸掛肚。

暮色四合，炊煙漸淡。深藏在記憶中的故鄉，開始復甦。熟悉的街道，成堆的大榆樹，推車賣雪糕的老漢，炒蕎粉舖子裡探頭探腦的

大嬸，終日坐在油鍋前撈蔥花的王老大，和他正在切臘汁肉的老婆子。當雙腳真正踏上那塊再熟悉不過的土地時，熟悉的其實也不過是一個地名。幼時的玩伴大多都謀生在在外，經年不歸。街道改了尺寸，整齊劃一的小灌木叢取代了老榆樹。麵糕、炒蕎粉、麻花、臘汁肉也都還在；蒸炒炸煎煎煮的手藝也都還在。人變了，食物嚼在嘴裡，新簇簇的折痕總會略着舌頭。看着樣貌上稍稍變老的父母喜不自勝，忙前忙後，端吃端喝，是回故鄉最妥帖的慰藉。只是他們終究還是敵不過歲月侵蝕。上閣樓去取舊年釀好的葡萄酒時，扶着牆顛顛巍巍的樣子，毫無徵兆的擊中了你包裹在鋼筋鐵骨一樣厚皮囊裡的淚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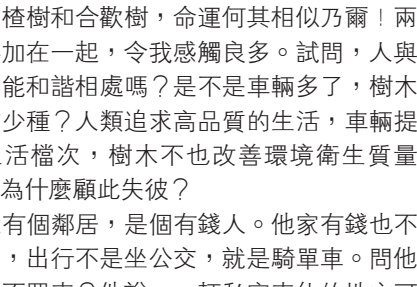
遠方的夢想並非美輪美奐，也難盡善盡美。寥落的人生感時時會浮現，掙扎在無力的前行中，不知所措。回望故鄉，煙消雲散，物是人非。安放寧靜和恬淡的地方，早已找不到來時的路。就像蔡崇達在《皮囊》裡描述的那樣，從本質意義上，我們都是既失去家鄉而又無法抵達遠方的人。

從一個很長的夢裡醒來，打開手機，丁發的訊息跳了出來：珍貴的三小時，我和爸爸都沒有遺憾。走得很平靜，不再有牽掛。

湖邊景色綠草如茵

作者提供

湖邊景色綠草如茵。作者提供



湖邊景色綠草如茵。作者提供